

重阳——郑重的祈愿

刘明礼

农历九月初九,中国人的重阳节。

这个节日的源头,可追溯到先秦之前。《吕氏春秋》里头便记载着,九月里“命家宰,农事备收,举五种之要”,要“大飨帝,尝牺牲,告备于天子”。那是一个把天看得极重的年代,秋粮归了仓,五谷进了廩,先要祭一祭天帝,谢一谢祖先。到了汉代,《西京杂记》里就有了更具体的记载:“九月九日,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。”可见那时候,重阳便不只是祭,还添了祈寿的意思。古人视九为阳数之极,九月九日两阳相重,阳气到了顶点便要转阴,寒气将至,所以登高可以养气辟邪。这种敬天畏地的念头,化成一道道仪式,桩桩件件透着郑重。

到了魏晋,重阳的习俗愈发丰满。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的序文里写道:“余闲居,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,而持醪靡由,空服九华,寄怀于言。”五柳先生是真正爱菊之人,菊花于他,不单是花,还是知己。他在院子里种了满园的菊,九月初九一到,菊花开了,他便守着这一园的秋色,守着这一日的重九之名,饮酒也好,不饮酒也罢,心里都是满满的。

至唐代,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,过节的排场更大了。王维十七岁那年在长安,写了那首尽人皆知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诗里说的“登高”和“插茱萸”,正是唐人重阳的两桩要紧事。茱萸香味浓烈,能驱虫祛湿,古人把它揣在绛囊里系在臂上,或者干脆折一枝插在头上,为的是辟邪求

吉。王维想着家乡的兄弟们此刻正登高望远,头上都插着茱萸,单单少了他一个。这一想,便勾起千里之外的思念,读来叫人心一颤。

唐宋两代的重阳,着实热闹。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录了汴梁城里的光景:“都人多出郊外登高,如仓王庙、四里桥、愁台、梁王城、砚台、毛驼冈、独乐冈等处宴聚。”人们不光登高,还要带了酒食,在山间铺开一场野宴,喝酒吃肉,赏景赋诗。酒家们也不闲着,用菊花缚成洞户(即用菊花装饰门洞),满城都是菊香。赏菊的习俗,据说便起于陶渊明,到了宋代更是从宫中到民间,无人不赏。菊花被称为“延寿客”,茱萸被称为“辟邪翁”,一客一翁,一个求寿,一个辟邪,正好凑成了一对,陪着古人过重阳。明代的时候,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,以畅秋志。清代亦不逊色,皇帝登御花园的堆秀山,若在圆明园便登香山。上上下下,老老少少,这一日都走出门去,登高的登高,赏菊的赏菊,插茱萸的插茱萸,饮菊花酒的饮菊花酒,吃重阳糕的吃重阳糕。满城人仿佛都被一个节日的念头牵了出来,山野间、街巷里,到处是人影,随时有笑声。

古人过重阳,郑重而虔诚。他们信天、信地、信阴阳、信节气,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主宰着人生命运的力量。所以他们登高,不单是登高,是调和阴阳、百病不生;佩茱萸,不单是佩茱萸,是驱邪避灾、求一个平安;饮菊花酒,不单是饮菊花酒,是借这“延寿客”的吉利,祈一个长长久久。他们用这些仪式和天地对话,和

命运商量,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。这份郑重与虔诚,在今天看来,竟有些奢侈了。

今日之重阳,还有个名目,叫“老人节”,可过起来却单薄得多。给长辈买两样礼物,陪老人吃一顿饭,就算尽了心。这不能说不好,只是少了那份走出门去的兴致、呼朋引伴的热闹、敬天畏地的虔诚和把节日当日子过的郑重。

古人的重阳,是一个全民的节日,是一个从宫里到民间都认真对待的日子;今天的重阳,则更像一个贴在日历上的标签,提醒人们别忘了老人,别忘了尽孝。这当然也是好事。可我总觉得,一个节日若只剩了提醒的功能,那节日本身的气韵,便有些淡了。



石心菊傲图

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

篱畔傲秋霜,
窗前有清逸。
心如奇石坚,
何惧西风疾。

诗画寻楼

启事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院子里那棵桂花开的时候,已是深秋,我常常坐在窗前享受着这股清香,似乎能穿越千年时光回到古代。古人描写桂花,大多选在月光皎洁的情境下落笔,字里行间总带着一丝清寒与甜香交织的味道。正是这份沁人的桂香,引着我一步步走进了古典中国的诗词世界。

桂与山寺是一对好朋友。白居易在杭州时有两句诗: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”一边是山上寺庙中的桂子飘香,另一边则是钱塘江边的潮声此起彼伏。

桂香里也有世间的事情。月宫里那株传说中的桂树,总有人想将它砍下,好让更多清辉洒落人间。李清照有一首词的开篇便是“揉破黄金万点轻”,仿佛能看见她立在桂树旁,正捧起酒杯对着满树金桂轻声吐露心绪;她另一首词里写的“终日向人多酝藉,木犀花”,那温雅含蓄的桂香,漫过暮霭,又浸进了月色里。这缕桂香里藏着的,全是秋夜深处关于故园的思念。

古人也将自身推崇的品格寄托于桂花之上。洪适在赞美岩石间的桂子时曾写下“风流直欲占秋光,叶底深藏粟蕊黄”,花开在叶子下,不张扬不外露,但整个秋天都被它的香气占据。欣赏过山谷里的桂香之后,才知道什么是清淡高洁,再看到平常的花朵便觉少了一层沉静的底蕴;经历了山野

古韵里飘来桂花香

周树龙

寒霜、云外天香之后,才发现原来桂花身上还有凌霜傲雪之气、超凡脱俗之香,这恰是古代文人心中推崇的那股清逸自持的品格。

至于禅意,则是桂香中最难以言说的一种境界。金粟般大小的花瓣,在月光下轻轻摇曳,人坐在花下久久不觉疲倦,仿佛来到了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。宴席散了之后也好,一个人

静静欣赏也好,最终都会融进这股香气之中。张九龄曾写下“桂华秋皎洁,欣欣此生意”的诗句,读到此处我才终于领悟:一千多年前的那丛桂花,也正沐浴在银河星辰的清辉里,和我们现在仰望星空时看到的,是完全同一片皎洁的秋夜。

这缕香气一路随行而来,东汉王逸写下“桂树列兮纷敷,吐紫华兮布条”,唐代李白说“欲折月中桂,持为寒者薪”,把月宫里的桂树砍下来当柴,给世间受冻的人取暖,话说得虽糙,心意却是热的。宋之问写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,将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。直到王维才让一切归于寂静,他没有写月宫,也没有写天香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花落春山,没有路人赏,它就安安静静地自己落。

古往今来开过的桂花早已随着秋风凋谢了,但翻开一页页古诗词,那缕清香却仍从字里行间飘散出来,直到今天还没有散。所谓文脉,大抵就是花会落,而香不尽。

星期文库

养生怡情古今谈之七

画竹静心养神

章用秀

竹,节节分明,挺拔直出,宁折不弯,中国人早就赋予它虚怀亮节的个性特征。古人认为,画竹可以抒发秉直不屈的性情,并以此净化心灵,达到“谷气消”“血脉行”的效果。“扬州八怪”中的著名人物郑板桥,一生坎坷,历尽沧桑,但他与竹结缘,使精神有所寄托,豁达恬淡地度过了一生。

郑板桥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学士,可他既不会逢迎讨好,也不愿随波逐流,所以常常碰钉子。灾荒之年,他为民请命,力争赈济,并在潍县开仓捐廉,救济灾民。没想到后来被罢了官,心怀天下而又生活清贫的郑板桥因此肝气郁结。他时感胸闷、肋肋隐痛、胃口不佳、消化不良,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。家里人请来医生,但他因心绪不佳,索性连医生也不见。

有一天,他见到窗外的竹子在疾风中依旧枝节坚韧,不觉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。他取来笔墨纸砚,挥毫画了一幅清雅亮节的《风竹图》。画完后,他把画挂在房中,久久玩味,喜爱不已。从此,他天天画竹,自观自叹。说来也怪,不久之后,先前的病症竟全部消除,脸上的气色也变得红润亮泽了。后来,他自己总结出经验,原来是由心灵平静、专攻绘画、画中得趣所致。

的确,生活中的心理平衡需要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调节。风中竹干挺立,竹叶舞动,领略这无穷之趣,挥毫作画,抒发性情与抱负,真不失为一种颇有趣味的养生修身之道。

当代著名作家、画家管桦也是以画竹为情志寄托的人。管桦从小就喜爱竹子,喜欢竹子那“中空有节”的品格。多年来,无论住在哪儿,他都要在房前亲手栽上一些翠竹,天天听那风吹竹叶的萧萧声。不过,他真正开始画竹,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。

那时,他正在写长篇小说《将军河》,1974年又突患心肌梗塞。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,他开始绘画。他先是研究古人墨竹名作,反复临摹,而后博采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。他笔下的墨竹,叶阔干粗,表现出一种坚定豪放的阳刚之气。画竹期间,他的体质逐渐好转,后来300万字的《管桦文集》也经他整理出版了。

感受自然与生活之外的顿悟,随意而思,神有所注,情发于心,艺生于物,确是医治内心倾斜与不安的良剂。或许有人说:“我没有书画基础,何谈画竹?”其实,正如古人所说:“画者,不过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,聊以自娱耳。”对于非艺术家而言,取其书画所具有的调神练形的康复意义也就足可。